

“分而不离”:单流动家庭夫妻维系婚姻的动因

罗小锋

(福州大学社会学系, 福建 福州 350002)

[摘要] 本研究使用来自甘肃、安徽和福建的质性调查资料,从婚姻满意度、婚姻替代、离婚障碍和婚姻投资四个方面论述了处于分离状态的农民工夫妻是基于什么动力去维系婚姻家庭的完整。研究发现,丈夫独自外出务工改善了家庭经济状况,减少了婚姻矛盾,提高了婚姻满意度,进而促进了婚姻稳定性;离婚障碍的存在以及婚姻替代资源的缺乏使得农民工夫妻不得不维系现有婚姻;婚姻投资的存在则使农民工夫妻需要维系婚姻关系的稳定。

[关键词] 婚姻满意度; 离婚障碍; 婚姻替代; 婚姻投资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9)04-0050-07

一、问题提出及相关研究

2015年发布的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7395万人,外出农民工16821万人,其中住户中外出农民工13243万人,举家外出农民工3578万人。这意味着在外出农民工中举家外出的仅占21%。在人口流动的背景下,农民夫妻分居已成为一种社会事实。在绝大多数农村,人口流动所引起的夫妻分居成为普遍现象,且已经为农民普遍接受。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人口流动所产生的夫妻分居是否会对婚姻稳定性造成影响?分居的农民夫妻是基于什么原因去维系婚姻家庭的完整?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采取了什么策略。

最早关注农民工家庭分居问题的是李强,他在关于“农民工”家庭模式问题的研究中指出,家庭成员之间的长期分居是农民工家庭的主要特征。农民工家庭成员虽然长期无法共同生活,但分居的农民工家庭却仍然稳定,原因是家庭得到了农民工的经济支持。^[1]有研究认为,总体而言,夫妻一方外出就业对夫妻关系没有坏影响,理由是夫妻感情由于外出挣到钱以及两地相思与反思而得到促进。^[2]潘鸿雁用“分离的核心家庭”来概括农民流动对家庭结构的影响,作者认为,由于缺少正常的家庭生活,

分离核心家庭的维系更多地是“生存压力与传统伦理道德制约下的经济维系”而非“夫妻情感的维系”。^[3]叶敬忠、吴惠芳认为,丈夫外出务工后夫妻感情变好是因为家庭经济条件得到改善,且夫妻双方能体谅到彼此的辛苦与不易。^[4]该研究还指出,农民夫妻关系没有因分居而明显地变得不稳定,相反却变得更加和谐,夫妻关系因为“物质(丈夫获取经济收入)和责任(妻子照顾家庭)的交换”而得到维系。

有研究认为,分居弱化了夫妻之间的内在吸引力,增加了婚姻替代的吸引力,但留守妇女的婚姻因为解体成本太大而处于高稳定状态。^[5]许传新认为,虽然分居扩大了夫妻之间的差异性,增加了留守妇女的精神压力,婚姻和性生活满意度也因此降低,婚姻稳定性受到破坏。^[6]但该研究同时指出,高稳定性仍然是留守妇女婚姻的特征。留守妇女婚姻高稳定状态与留守妇女的婚姻动机和婚姻期望有关。

与上述研究认为分居型农民工夫妻关系处于高稳定状态不同,最近的一些研究认为夫妻分居破坏了婚姻稳定性。杜凤莲的研究发现,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显著提高了离婚率。^[7]高梦滔的研究发现,农村人口外出就业显著提高了村庄的离婚率。^[8]莫玮俏、史晋川的研究认为,夫妻单方流动通

[收稿日期] 2019-02-23

[基金项目] 本研究属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流动背景下农民家庭稳定性问题的实证研究”(项目批准号:14BSH046)的成果。

[作者简介] 罗小锋(1977—),男,福建长汀人,社会学博士,福州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过降低流动者的再婚搜寻成本和减少当前婚姻的收益而显著提高离婚的概率。^[9]马忠东、石智雷的研究认为,丈夫独自外出就业会降低婚姻质量,增加婚姻替代资源以及降低再婚搜寻成本,从而增加了离婚的风险。^[10]罗小锋的研究发现,夫妻长期分居弱化了婚姻家庭的诸多功能,降低了婚姻质量和婚姻对配偶的吸引力;夫妻长期分居还容易引起伴侣之间沟通的不畅和信任感的下降;外在离婚障碍的减少使离婚变得容易;妇女独立意识的提升使婚姻不幸的留守妇女敢于提出离婚;当事人一方婚姻责任感的缺乏易引起婚姻冲突,进而危及婚姻的稳定。^[11]

综上所述,分居农民工夫妻婚姻稳定性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增进了我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但仍有拓展的空间:首先,从理论上,已有研究只能解释一方面的现象,难以解释相反的现象。其次,从方法上看,已有的定性研究存在个案同质性强异质性弱的问题;已有的定量研究虽能从整体上把握离婚率,但难以知道当事人的婚姻是如何走向解体或保持完整的,也难以从当事人的角度去深入了解他们维系婚姻的动因。

鉴于此,本研究试图从理论和方法方面对已有研究进行拓展。理论上我们借鉴并整合已有研究成果解释何以多数处于分居状态的农民工夫妻能够维系婚姻的完整,而一些却失败。从方法上我们通过考察流动前与流动后的婚姻关系状态以及对婚姻稳定与不稳定的个案,从而克服既有研究方法上的不足。

二、研究设计

1. 研究方法与资料收集

本文探讨夫妻一方流动一方留守是否会对婚姻稳定性造成影响,在分居的背景下农民工夫妻如何维系婚姻的稳定?以及基于什么动因去维系?根据研究问题本研究采取质性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资料收集分为几个阶段:首先是2008年暑假至2009年春节期间笔者在东莞、厦门、福州、龙岩等地对进城农民工夫妻和返乡过年的农民工夫妻收集的访谈资料;其次是2014年暑假至2016年暑假期间笔者继续在福州、厦门、龙岩等地收集新的资料并对部分个案做了回访;第三是笔者的学生2017年春节期间在甘肃和安徽农村收集的资料。为丰富个案资料的多样性,我们力图收集不同地区、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婚姻状况的资料,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对部分个案进行跟踪回访。所有访谈的时间均在一个小时以上。为保

持资料的完整,在访谈对象同意的情况下我们会进行录音。访谈结束后,我们对访谈录音进行了誊写。本研究共收集到70个个案,其中11个案主的婚姻走向解体,59个案主的婚姻维持稳定。在本研究,笔者选取了8个婚姻维持稳定的典型案例。

2. 理论视角

莱文杰(Levinger)通过对大量文献的整理,建构出解释婚姻稳定性的概念框架,认为婚姻关系的稳定性与婚姻的凝聚力密切相关,而影响婚姻凝聚力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婚姻吸引力、离婚障碍和婚姻替代的吸引力。该研究认为,婚姻凝聚力与婚姻吸引力和离婚障碍成正比,而与婚姻替代的吸引力成反比。^[12]

鲁斯布尔特(Rusbult)等认为,婚姻承诺是解释一些婚姻关系走向解体而另一些婚姻关系得以维系的关键变量。^[13]鲁斯布尔特等提出了承诺的投资模型,该理论模型由婚姻满意度、婚姻替代和投资规模三个要素构成。该理论认为人们之所以愿意维持婚姻是三个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而言是,婚姻给当事人带来的满足感促使当事人想维系婚姻;现有伴侣之外婚姻替代的缺乏或婚姻替代质量差使得当事人不得不维系现有婚姻关系;当事人对婚姻的投入构成了离婚的代价,一旦离婚,投入到婚姻中的时间、精力、资源等价值将下降或面临损失。

综上,我们看到,影响婚姻稳定性的因素主要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婚姻本身的吸引力,或称为婚姻满意度。婚姻吸引力或婚姻满意度使得当事人愿意维系婚姻;二是婚姻替代的吸引力。如果婚姻替代的吸引力大于现有婚姻的吸引力,那么现有婚姻容易走向解体,反之,则比较稳定。三是离婚的障碍,即在婚姻周围存在反对离婚的障碍,这些障碍阻止当事人走出婚姻。四是婚姻投资。在婚姻存续期间,当事人对婚姻的投入包括时间、精力、情感、资源等。一旦婚姻解体婚姻投资的价值会减少,婚姻投资的存在使得当事人不得不维持婚姻。

下文我们主要从上述四个方面分析处于分离状态的农民工夫妻维系婚姻完整的动因。

三、分离农民工夫妻维系婚姻的动力

本研究调查表明,尽管人口流动客观上造成了农民夫妻时空上的分离,农民夫妻无法过上正常的婚姻家庭生活,但总体而言,农民工夫妻的婚姻是稳定的。通过对调查资料的系统分析,我们发现,之所以农民工夫妻婚姻关系比较稳定是因为受到如下几个因素的影响。

(一)婚姻满意度因丈夫外出务工改善了家庭经济而得到提高

以往的研究大多认为,丈夫务工妻子留守会造成夫妻分居。由于夫妻时空相隔,情感交流减少,同时由于缺少正常的婚姻生活,会造成婚姻质量的下降,进而影响婚姻稳定。例如,许传新认为留守妇女与丈夫长期分居导致婚姻的许多功能难以实现,这会降低婚姻幸福感和婚姻满意度,从而影响婚姻稳定。留守妇女由于与丈夫分离,无法过上正常人可以享有的夫妻生活,导致性压抑、性饥渴,这不仅会降低留守妇女的婚姻满意度,还会影响婚姻质量,从而危及婚姻的稳定。^[6]类似地,刘筱红和施远涛的调查显示,留守妇女的婚姻质量因为与丈夫长期分居而降低;长期分居还使留守妇女的婚姻变得脆弱,夫妻之间感情淡化导致婚姻解体。^[14]马忠东、石智雷认为,夫妻一方流动会降低婚姻质量,进而导致婚姻破裂。^[10]

应当承认,丈夫单独外出就业确实会影响婚姻某些功能的实现,比如,不能享有正常的夫妻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婚姻质量。然而,本研究调查发现,多数分居农民工夫妻的婚姻稳定性并未受到婚姻质量下降的影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丈夫外出务工挣到了钱。需要追问的是丈夫外出务工挣到钱是如何促进婚姻的稳定的。我们认为,首先,丈夫外出务工挣到了钱实现了夫妻之间最初的目标。农民外出务工的首要目标是挣钱改善家庭生计,为此农民夫妻才不得已做出一方外出一方留守的家庭安排。丈夫挣到钱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家庭的需求,包括提高家庭的生活水平、消费水平、建房子、培养小孩等,农民夫妻对婚姻的满意度因此得到提高。其次,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减少了夫妻之间的矛盾。外出务工前,家庭经济状况捉襟见肘容易导致夫妻矛盾,外出务工开拓了家庭收入的来源,家庭经济状况好转,婚姻矛盾因此减少,婚姻幸福感因此增加。莱文杰认为,丈夫的收入尤其高收入会增强婚姻的吸引力。^[12]有研究认为,与低收入夫妻相比,高收入夫妻更可能有高度的相互尊重和相互爱对方的感觉。高收入有助于妻子积极评价丈夫养家糊口的角色,也有助于丈夫积极评价自己的角色。^[15]这种积极的评价产生婚姻内的满足感,满足的夫妻更可能待在一起。成功的角色扮演维持丈夫和妻子之间相互的爱。^[16]富足的经济生活是维系婚姻关系较为重要的因素。^[17]第三,丈夫外出务工挣到钱意味着他履行了男性养家糊口的角色。能挣到钱展现了丈夫的角色能力。

有研究认为,角色扮演者的角色能力越大,角色扮演者的配偶越可能对婚姻感到满意。^[18]

个案1:李先生,男,50岁,高中学历,结婚25年。他在甘肃省内打工,在建筑队上抹灰搬砖,城里哪里有活去哪里,打工差不多有20年了。妻子在家里种地养牲口。

谈及如何在长时间长距离分离的情况下维系婚姻关系,李先生如此说道:“我觉得钱是重点,都是为了钱,就是因为家里太穷没有钱我才出来的。现在我把钱挣回来了,走得又不是很远。家庭条件好了谁都开心,关系自然就好了。”

个案2:李先生,男,45岁,初中学历,结婚22年。从事建筑行业,一般是在定西、通渭、兰州、青海、西宁打工,哪里有工程就去哪里。在工地上当工人,打工15年。家里有两个孩子,都到了结婚的年龄。

问及单独外出务工对夫妻感情的影响,他说:“我在外面挣的钱多了,我们吵的架也少了,以前为钱吵的架可不少。有句老话说得好小别胜新婚,我还觉得我们感情越来越好了。”

两个个案共同表明,婚姻关系没有因丈夫外出务工妻子留守而受影响。婚姻关系和夫妻感情还因为丈夫外出务工改善了家庭经济条件而变好。

(二)缺少婚姻替代资源

以往的研究认为,农民外出务工会增加与异性接触的机会,进而增加婚姻替代资源。李萍认为,农民的人际关系网络在流动的过程中不断扩大,进城务工人员接触异性的机会大大增加,婚姻的替代资源也相应增加。远离传统道德规范约束和村落社区力量监督的农民工容易受到婚姻替代者的吸引,导致婚外恋或重婚行为的发生,进而危机婚姻的稳定。^[19]马忠东、石智雷认为,人口流动会增加可接触到的婚姻替代资源,降低婚姻搜寻成本,进而威胁到婚姻稳定。^[10]

本研究调查发现,多数已婚农民工缺少婚姻替代资源。因为已婚农民工的人际关系网络具有内卷性和封闭性的特点。换言之,进城务工农民交往的对象基本还是同样身为农民工的老乡、亲戚和朋友,农民工依旧生活在由熟人构成的圈子中。熟人圈子使得已婚农民工的行为具有可见性,受制于熟人圈子的监督,农民工很难有接触异性的机会与可能性。当然,不同职业的农民工接触异性的机会差异很大。建筑工人接触异性的机会微乎其微,商人因为生意和交际的需要会进入夜总会等消费场所,接触异性的机会相对较大。总体而言,对于普通的

打工者而言,婚姻替代资源是缺乏的。

一位在建筑工地打工 15 年的李先生表示:“我一天到晚都在工地上,接触的也都是大老粗。”(同上,个案 2)

人口流动背景下,理性的农村女性倾向于从经济贫困地区流向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农村适婚女性的外流会加剧农村婚姻市场的性别失衡和婚姻挤压,农村适婚男性的婚姻资源会减少,同时也会减少已婚农民的婚姻替代资源。不断上涨的结婚成本也提醒已婚人士珍惜现有婚姻。

个案 3:郭先生,男,35 岁,高中学历,结婚 10 年。在兰州打工,做装修,干木工活,打工有 7 年了。妻子在家带小孩。

问及长时间长距离的分离情况下如何维持和妻子的婚姻关系,他如此回答道:“我们家本来条件就不太好,这边娶老婆也要十几万,也是父母借了点钱才够付彩礼钱的。她跟了我以后我也挺高兴的,按我们家这个条件很难再找一个,就安心心的和她过日子。”

个案 4:张先生,男,32 岁,高中学历,结婚 3 年。他跟几个亲戚在西安打工,在工地上做些体力活,打工差不多 10 年了,妻子在老家种地和养牲口。

问及在长时间长距离的背景下如何维持和妻子的婚姻关系,张先生说:“我们家家庭条件不好,我是一直拖到了 29 岁了才结的婚,村里好多女的嫌弃我们家的家庭条件。所以这段婚姻我肯定会好好珍惜,多迁就她,多挣点钱给她。”

上述个案表明,丈夫单独外出务工后并没有增加婚姻替代资源。受家庭经济、婚姻市场结构约束的影响,农民夫妻格外珍惜现有婚姻。

(三)离婚障碍

离婚障碍指阻止或反对当事人离开婚姻的约束力,包括对受抚养子女的义务、社会压力、经济障碍等。

1. 对受抚养子女的义务

人们普遍认为,只要不牵扯到孩子,离婚是配偶自己的事情。因为这个原因,一个人可以预计,与没小孩的夫妻相比,有小孩的夫妻(特别是有未成年子女)在离婚时会感到更大的约束。

许多人认为离婚在许多方面对小孩有害,因为这个原因,不幸福的夫妻为了小孩的利益待在一起。^[12] 贝克尔认为,结婚的时间越长,离婚的可能性越小,原因就在于婚姻特有资本的积累。子女作为婚姻的特有资本会增加婚姻的价值,这种资本在婚内的价值比婚外大很多。^[20] 另有研究发现,第一个

出生的孩子在学龄前提高了婚姻稳定性,其他的孩子只有在他们非常小的时候才增加婚姻稳定性。年龄较大的儿童和婚前出生的孩子增加了婚姻破裂的机会。^[21]

本研究发现,不少婚姻不幸的配偶是基于对小孩的义务而维系没有情感的空壳婚姻。

个案 5:刘女士,35 岁,高中文化,结婚 11 年,有一个在读小学的儿子。丈夫在外地做生意,自己在家开日用品批发店。丈夫一年回家一两次。刘女士家境殷实,她很满意这样的生活,儿子读书很上进不用她操心。但她总担心丈夫在外面有别人。刘女士跟丈夫也会通电话,但对丈夫在外面的具体情况不是很了解。由于丈夫长期在外,两人之间的感情也越来越淡漠了。2015 年暑假,她带孩子去丈夫那边住的时候,发现丈夫手机短信上有一些他与别的女人暧昧的内容。当她质问丈夫是否和别的女人有不正当往来的时候,丈夫信誓旦旦地说没有,并解释说那只是自己生意上的伙伴。刘女士将信将疑,后来她撞见丈夫和一个女人搂搂抱抱,当时她对丈夫彻底失望了。于是她带着儿子第二天就回到老家,走之前还跟丈夫说要跟他离婚。刘女士跟笔者说,当时一心想的是离婚,她也知道现在婚姻法在离婚这方面有明确规定的,他丈夫后来跟她说他很早就打算离婚。不过后来在公公婆婆的劝说下,出于对儿子的考虑,刘女士还是没有选择离婚。她说:“但是那个时候我对他已经死心了,现在只希望儿子能够健康地成长,至于其他的事我也不想管了,也管不了了。”

个案 6:张女士,35 岁,初中文化,结婚 10 年,有一个独生子。张女士现在独自在老家务农,孩子经常寄养在其母亲家。丈夫常年在本地经营水果批发生意。她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定期去医院买药吃。她平时很少有时间照顾孩子,每天早上送孩子上学,下午放学的时候就将孩子从其母亲家接回来。每次丈夫回来,双方都会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动静大的时候街坊邻居都过来劝。因为忍受不了丈夫的坏脾气,加上丈夫对她和孩子的冷漠。他们之间很少交流,她对丈夫在外面的情况也知之甚少。她也曾想过离婚,但是为了孩子,不得不打消这个念头,“哎,现在孩子还这么小,我如果离婚了,到时候我们孤儿寡母该怎么过,现在至少有个男人可以依靠,凑合着过吧。”

2. 社会压力

社会压力指的是关系网络中的人对配偶施加的反对离婚的压力以及配偶所生活的社区反对离

婚的舆论所产生的压力。

在农村,婚姻不是当事人之间的私事,而是家族之间的公事。当婚姻出现危机时,当事人所处关系网络中的重要他人如父母、亲戚、朋友会对其进行劝解,多以提醒当事人要为小孩考虑来阻止他们离婚。

个案7:刘女士,40岁,小学没读完,结婚15年,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一个读初中,一个读高中。丈夫在外面做酒店生意,自己则在老家开精品店。虽然丈夫一年回家就两次,但一家子生活得很幸福。前几年,她听闻丈夫在外面有其他的女人,刚开始还不信。后来她决定去丈夫所在的城市,当面对丈夫说个清楚。丈夫认为她无理取闹,死活也不承认他有其他的女人。后来,她找机会翻看了丈夫的手机,才确信丈夫出轨了。她回到老家后,跟自己父母和公公婆婆说了此事。他们都劝她为了两个孩子不要离婚。她也考虑了很久,最终还是放弃离婚。她说:“不是我不想离,我知道我跟他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但是我要是离了,在这儿多少会让人说闲话的,况且对孩子影响也不好。”

3. 经济障碍

既有的研究表明,当妇女在经济上依赖于丈夫时,即使婚姻不幸福她们也不愿意选择离婚,因为离婚后她们的生活水平、消费水平将下降,她们得自己养活自己。而当妇女经济上独立于丈夫时,她们能够摆脱不幸福的婚姻。

受教育程度限制,留守妇女的人力资本积累低于丈夫;此外,她们的体力也不如丈夫。因此,当有外出打工机会的时候,家庭一般是选择丈夫外出务工妻子留守。留守妇女一定程度上依赖丈夫的经济收入来改善家庭的经济。从夫居的传统和现有的土地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留守妇女对丈夫的依赖感。

张女士之所以选择不离婚,部分原因因为儿子还小,部分原因在于对丈夫的依赖感。“哎,现在孩子还这么小,我如果离婚了,到时候我们孤儿寡母该怎么过,现在至少有个男人可以依靠,凑合着过吧。”(同上,个案6)

(四)婚姻投资

婚姻投资指配偶在婚姻持续过程中投入的时间、努力、物质财产和共同的朋友等,这些附着在婚姻关系之上的资源的价值将会随着婚姻关系的结束而消失或减少。^[22-23]鲁斯布尔特等认为,婚姻满意度使得配偶想维系婚姻,婚姻替代资源的缺乏使得配偶不得不维持婚姻,而婚姻投资则导致配偶需

要坚持现有的婚姻关系。^[24]

随着婚姻持续时间的延长,配偶对婚姻的投资会越来越多。这些婚姻投资作为婚姻的沉淀成本只有在婚姻关系延续的情况下其价值才能得到体现,一旦婚姻关系终止,这些婚姻投资将失去其价值。正因为婚姻投资的存在,一些想离婚的当事人选择了继续其婚姻关系。贝克尔认为,结婚时间越长离婚可能性越小的一个理由是,如果一个婚姻保持其完整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婚姻资本积累起来了,婚姻的价值也就增加了。孩子是首要的例子,尤其是年幼的孩子。^[20]

如前述,不少对婚姻关系不满意的留守妇女因为子女的存在放弃了离婚。此外,对于留守妇女而言,离婚势必还涉及对夫妻共有财产的分割,比如房屋产权、耕作的土地等。

个案8:沈女士,1968年出生,文盲,有两个儿子,结婚22年。丈夫独自外出务工,沈女士留守在家。因外出打工的丈夫把钱花在情人身上不履行其对婚姻家庭的责任,沈女士利用亲戚前来家里参加清明晚宴的机会提出要与丈夫离婚,并向亲戚表示:“家里的房子是夫妻共同建的,一人一半”。夫家一位长辈当即对沈女士表态:“房子都是你的,没有他的份。”部分是因为房子、土地和儿子等婚姻特有资本的存在,部分是因为亲属反对离婚,沈女士最终放弃离婚。

四、结论与讨论

上文我们从婚姻满意度、离婚障碍、婚姻替代和婚姻投资等四个方面分析了处于分居状态的农民工夫妻是基于什么缘由去维系婚姻。本研究有如下几点发现:

首先,分离的农民工夫妻婚姻关系得以维系部分是因为丈夫外出务工改善了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经济状况好转减少了夫妻矛盾,夫妻关系因此变好。对于农民工夫妻而言,外出务工的首要目标是挣钱,丈夫挣到钱既实现了夫妻最初的期望和目标,也展现了丈夫的角色能力。丈夫挣到钱使家庭的需求更容易得到满足,比如培养小孩在经济上更容易,家庭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等,家庭需求的满足提高了夫妻双方对婚姻的满意度。

以往的研究过于强调夫妻分居所引起的婚姻质量下降对婚姻稳定的影响。马忠东、石智雷认为丈夫独自外出就业会降低婚姻质量,从而增加了离婚的风险。^[10]与以往研究不同,本研究认为,对于还处于谋求家庭生存阶段的农民工夫妻而言,婚姻质量是第二位的,而改善家庭的生计、培养子女则是

第一位的。受农业生产力水平、市场以及其他制度环境因素等的限制,社会化小农单靠务农无法满足家庭的需求。为了拓展家庭收入来源以改善家庭生计,家庭本位的农民夫妻无奈地做出了一方外出一方留守的安排。这种安排是农民家庭在现有资源条件下的理性选择,当然这种选择以牺牲家庭成员的共同生活为代价。费孝通曾经说过,理想的婚姻生活是夫妻既能享受共同生活的乐趣,又能把抚育事业经营好。^[25]但现实生活中,感情上的需求和事业上的合作很难同时兼顾。作为共同体的农民工夫妻往往更为强调彼此在事业上的合作,压低感情方面的需求。虽然农民夫妻一方外出一方留守不可避免地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婚姻质量,但夫妻分居显然更有利于家庭整体利益的改善,因此农民工夫妻的婚姻关系不会因为婚姻质量降低而变得不稳定,相反还会因为夫妻分居所带来的家庭经济状况改善而变好。

农民工的婚姻类似于蔡文辉所讲的“功利性婚姻”,^[26]在功利性婚姻中,夫妻把维持婚姻看作是一种责任,至于夫妻之间是否亲密并不重要。夫妻双方各自在小世界中按照既定的角色模式各做各的,平平稳稳地过日子。翟学伟指出,对于中国夫妻而言,婚姻质量对于婚姻关系的维系似乎没有那么重要。^[27]原因在于中国人(特别是农民)的婚姻多属于缘分婚姻,在这种婚姻模式中,夫妻忽视内在吸引力,不会去制造浪漫、不会频繁亲昵,夫妻不介意暂时的别离。农民工的婚姻多属于缘分婚姻,夫妻中的一方长期外出不影响婚姻的延续。

其次,婚姻替代资源的缺少以及离婚障碍的存在使得分离的农民工夫妻不得不维系现有婚姻。人口流动尤其是农村适婚女性资源向外流动加剧了农村尤其是贫困农村地区婚姻市场的婚姻挤压,面对这种结构性约束以及昂贵的结婚成本,大多数外出务工男性格外珍惜现有婚姻。

其三,婚姻投资如房屋、土地、子女的存在使分离的农民工夫妻需要维持现有婚姻。因为随着婚姻的延续,农民工夫妻对婚姻的投入会越来越多,这些婚姻投资只有在婚姻持续的情况下才有价值。

第四,尽管农民工夫妻在空间上相互分离,但他们把彼此视为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分居的过程中,他们相互信任相互理解。受家本位文化的影响,农民工夫妻把家庭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为此他们愿意牺牲夫妻的共同生活,乐意为家庭奉献。无论是留守妇女还是外出务工的丈夫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中履行其婚姻家庭的责任。用

左际平的话说,外出务工丈夫和留守妻子遵循的是“平等责任原则(equal obligation principle)”,^[28]即努力为家庭做贡献的丈夫可以要求妻子也为家庭做贡献,反过来,妻子也可以要求丈夫为家庭做贡献。而贡献的标准则是根据文化规定的丈夫和妻子的家庭角色来界定。以平等责任原则为指导,从本质上看丈夫与妻子之间交换的是维系婚姻关系的一种长期承诺。本研究认为,根据平等责任原则来指导的夫妻之间关系取向的交换有助于婚姻关系的长期维持。换言之,当留守妇女和外出务工丈夫都能够履行文化规定的其对婚姻家庭的责任时,夫妻之间能够维持责任平衡,家庭也能够过上好日子,婚姻关系也能够因此稳定。

要提高单流动家庭的稳定性,我们认为,首先,留守妇女与外出务工丈夫之间要增强沟通,沟通可以使增进夫妻之间的信息交流、情感交流,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也有利于消除误解,促进夫妻之间的相互信任。其次,留守妇女与丈夫要创造团聚的机会,尽量减少分居的不利影响。最后,留守妇女和丈夫自觉履行各自对婚姻家庭的责任与义务。

[参 考 文 献]

- [1] 李强. 关于“农民工”家庭模式问题的研究[J]. 浙江学刊, 1996, (1): 77—81.
- [2] 龚维斌. 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与家庭关系变迁[J]. 社会学研究, 1999, (1): 88—91.
- [3] 潘鸿雁. 农村分离的核心家庭与社区支持[J]. 甘肃社会科学, 2005, (4): 18—21.
- [4] 叶敬忠, 吴惠芳. 丈夫外出务工对留守妇女婚姻关系的影响[J]. 中州学刊, 2009, (3): 130—134.
- [5] 李喜荣. 农村留守妇女的婚姻稳定性探析[J]. 妇女研究论丛, 2008, (6): 26—29.
- [6] 许传新. 西部农村留守妇女婚姻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 97—106.
- [7] 杜凤莲. 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0, (5): 105—112.
- [8] 高梦滔. 农村离婚率与外出就业: 基于中国 2003—2009 年村庄面板数据的研究[J]. 世界经济, 2011, (10): 55—69.
- [9] 莫玮俏, 史晋川. 农村人口流动对离婚率的影响[J]. 中国人口科学, 2015, (5): 104—112+128.
- [10] 马忠东, 石智雷. 流动过程影响婚姻稳定性研究[J]. 人口研究, 2017, (1): 70—83.
- [11] 罗小锋. 留守妇女的婚姻为何走向解体? ——基于对农民工家庭的定性研究[J].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 (1): 39—45.

- [12] George Levinger. 1965. "Marital Cohesiveness and Disruption: an integrative Review"[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7(1):19—28.
- [13] Rusbult CE, Martz JM, & Agnew CR. 1998. "The Investment Model Scale: Measuring Commitment Level, Satisfaction Level, Quality of Alternatives, and Investment Size"[J]. *Personal Relationships*, 5(4):357—391.
- [14] 刘筱红,施远涛.“四化同步”发展下留守妇女家庭离散问题治理研究[J]. *人口与发展*,2014,(1):81—89.
- [15] Bradburn, Norman. 1969. "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Well-Being"[M]. Chicago: Aldine.
- [16] Phillips Cutright. 1971. "Income and Family Event: Marital Stability"[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33(2): 291—306.
- [17] 李良哲. 维系婚姻关系因素的成人期差异研究[J]. *中华心理卫生学刊*,2000,(3):61—87.
- [18] F. Ivan Nye, Lynn White and James S. Frideres. 1973. "A Preliminary Theory of Marital Stability: Two Model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the Family*, 3(1):102—122.
- [19] 李萍. 当前我国农村离婚率趋高的社会学分析[J]. *中国青年研究*,2011,(5):17—20.
- [20] 加里·斯坦利·贝克尔. 家庭论[M]. 王献生,王宇,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393.
- [21] Linda J. Waite and Lee A. Lillard. 1991. "Children and Marital disruption"[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6(4):930—953.
- [22] Rusbult CE. 1983. "A longitudinal test of the Investment Model: The Development (and Deterioration) of Satisfaction and Commitment in heterosexual Involvement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5(1):101—107.
- [23] Rusbult CE., Drigotas SM., & Verrette J. 1994. "The Investment Model: An Interdependence Analysis of Commitment processes and Relationship Maintenance Phenomena", In D. Canary & L. Stafford (Eds.), *Communication and Relational Maintenance* (pp.115—139).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24] Rusbult CE., JM. Martz & CR. Agnew. 1998. "The Investment Model Scale: Measuring commitment Level, Satisfaction Level, Quality of Alternatives, and Investment Size"[J]. *Personal Relationships*, 5(4): 357—391.
- [25] 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47.
- [26] 蔡文辉. 婚姻与家庭:家庭社会学[M]. 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3:124.
- [27] 翟学伟. 爱情与姻缘:两种亲密关系的模式比较[J]. *社会学研究*,2017,(2):128—149+244.
- [28] Jiping Zuo. 2004. "Feminization of Agriculture, Relational Exchange, and Perceived Fairness in China"[J]. *Rural Sociology*, 69(4):510—531.

(责任编辑:闫卫平)

The Causes for Keeping Marriage Intact Among Male-Out-Migrant Couples

LUO Xiao-fe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2)

Abstract: This study uses the qualitative survey data collected from Gansu, Anhui and Fujian to discuss why separate peasant couples are willing to maintain the integrity of marriage and family from four dimensions such as marital satisfaction, marital alternative, divorce barriers and marriage investment, and summarizes the mechanism for maintaining the marriage from the 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dimens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household livelihood has been improved after husbands out-migrate to earn money, marital conflicts has been reduced, marital satisfaction has been improved, thus marital stability has been promoted. Migrant workers and their wives have to maintain their marriages because of the existence of divorce barriers and the lack of marital alternatives. Migrant workers and their wives need to maintain their marriages because of marital investments.

Key words: Marital Satisfaction; Divorce Barriers; Marital alternative; Marital Investment